

國史纂論

二

U 4
4250
2



門 4
號 4250
卷 10-2

藤原

日本記
東漢百
或作東

國史纂論

國史纂論卷之二

長門山縣禎編

崇峻天皇五年十一月蘇我馬子使東漢駒弒天皇
群臣議立炊屋姬皇后敏達是為推古天皇立豐聰
耳皇子為皇太子攝行萬機

林道春曰馬子弒崇峻太子何黨馬子而不討
賊哉太子宗室也已稱守屋之惡起稻城之役守
屋未嘗弒君也其惡其罪何在哉親見馬子之弒
逆而因循以從之則馬子之罪亦有所分耶

大正九年三月四日
磯貝靜昇氏

神功推政元年春正月食其
唯古州四年春正月推古天皇
三月天皇降詔曰天
皇是歲天下大饑僅

青山延于曰。神武以後相傳二十餘世。未有女
主臨朝者。神功雖稱制。終不即真。而女主即真。
自推古始也。厥後皇極持統相繼即位。甚
至聖武以孝謙為儲貳。蓋由帝之作俑也。
當是之時。蘇我馬子專權。欲其易制。故立己出以
成固寵保位之計。卒馴致蝦夷父子僭逆之端。嗟
乎。神功臨朝而懸象失光。吾推古在位而盛夏
飛雪。陰氣之盛。其應如此。孰謂天道悠遠不關人
事乎。

齊文公孫高辛曰。三綱淪而
九法喪。
禮得云君臣相親。父為子綱。
又為夫婦。白虎通。君臣父
子之綱。是為三綱。
古者聖人制禮。以象天地。不其然
於九疇。舜倫。依教。主時。乃
九法也。一曰五行。二曰教。三曰
禮。四曰義。五曰信。六曰智。七曰
勇。八曰忠。九曰孝。曰節。曰廉。曰
恥。曰信。曰節。曰廉。曰恥。曰
信。曰節。曰廉。曰恥。

鏡音遊記也。楊也。

賴襄曰。人臣行弒逆。開闢以還。所無。可謂天地之
大變矣。而諉之過去。之報幾乎三綱淪。而九法斁
矣。既戶為太子。以屬人望。其志在異日。即真擅乎
天下。而倚於馬子之勢。馬子與大連相軋。欲除之
而自逞。亦倚太子以濟其姦。而皆藉於佛說。遂致
誦咒媿典禮。堂塔塗膏血。王業之衰。大端在此。三
善清行之所言。可以驗焉。雖然。清行特言其費。而
已。不知其顛倒是非。混淆善惡。烈於洪水猛獸之
害。我邦君臣之義。度越萬國。而西竺之說。壞之歸。

之於土灰沙塵而止焉。而開其端者，厩戶馬子也。可勝慨哉。

禎曰：當是時，豐聰與馬子方興佛法，於是盡誅除排佛者，物部守屋、中臣勝海之徒，獨與馬子固結為黨。固是私意耳。凡世之信佛者，亦唯悅其福田利益之說，則本皆出於私心，何有於義理矣。蓋人私意一萌，則知識昏蔽，是非顛倒，莫所不至焉。豐聰之不能討馬子，亦不足怪也已。

禎曰：佛言善惡因果，蓋從今世居善則來世生福，居惡則來世生禍，則於今世之福禍，則於來世之禍福。

推古天皇十一年，皇太子始定官位十二階。十二年，作憲法十七條。二十八年，與蘇我馬子議撰天皇紀及臣連伴造國造等紀。

禎曰：先儒或謂我國史稱神祖為女主者，出於太子豐聰及蘇我馬子之所初，而以此掩其立女主之姦計也。此言亦不為無謂矣。神祖天照太神，又稱日神，以象日日者太陽也。而謂之陰神可乎。且夫獨陰不生，何得有子。既無子矣，何得為祖哉。是以皇嗣忍穗耳之生，其說曖昧，使人不免疑焉。皇子豐聰與蘇我馬子同立炊屋姬以嗣太

位創女主登極本朝未有之例又與馬子議撰天
皇紀稱神祖為女主二子所為當世誰敢非議
之而曰無所私乎其間我則不能信也然太子亦
聰慧絕倫自古稱之為聖德聖則我不知也如其
制官階定憲法作國紀可謂達治體者矣後世取
法一代服其博達亦不易得之才也

蘇我入鹿專橫日甚密謀廢立皇孫山背王豐聰太子
素有威望入鹿深忌之乃遣巨勢德太古等將兵襲
斑鳩宮縱火燬宮王得間逃出匿膽駒山中其臣為

謀曰潛赴東國起兵滅蘇我氏王曰吾不欲以一身
之故煩勞萬民遂不從既而王出山還入斑鳩寺入
鹿又遣兵圍之王使人謂之曰吾不忍兵爭殺無辜
故以身命賜汝主也竟與子弟妃妾俱縊而死

永井定宗曰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也至討天下之賊殺戮
雖多亦何害哉當此時蝦夷入鹿父子相繼恣權
威無王位煩勞天下日久矣以兵討其亂除其害
使天下安泰可也而王溺佛氏行姑息以身投賊

臣是與以鮮肉投餓虎培其威力何以異哉如山背王可謂有濟世安民之志而不知其道者也。巖垣松苗曰。王聖德太子之子。故為佛氏之慈。其弊不啻宋襄之仁也。且聖德太子深信佛而其子遭族滅。佛果不足信也。後世浮屠氏多作之說者。要皆遁辭耳。

皇極天皇四年夏六月。中臣鎌足與中大兄皇子謀誅蘇我。入鹿初入鹿。既殺山背王。無復顧忌。雙起父子之宅於甘檮岡。稱曰宮門。稱其子曰王子。構柵門。

於宅外常使兵士警衛。又起一宅於畝傍山。東築城環池。每出入從兵士。其僭擬如此。時鎌足稱疾退居。憂入鹿專橫。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可輔以濟功者。屬心中。大兄皇子一日陪皇子。蹴鞠於法興寺樹下。皇子靴偶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由是得親近。然恐數會。人生嫌疑。託受學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密謀于路。鎌足乃勸皇子與蘇我倉山田結。昏以為援。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綱田。會三韓使至。欲以其進貢之日。舉事。及期。帝御大極殿。入鹿入侍。

後漢明帝永平元年佛法初至
摩訶騰世法蘭以白馬壯健優
居洛陽初於鴻臚寺設講
也。建寧以白馬名佛寺之俗
赤烏。吳孫權之年号。
經名白馬寺佛剎名烏

中大兄戒衛士閉諸門親執長槍立殿側鎌足持弓
矢警衛匿二劔於貢櫃中令佐伯子麻呂與葛城綱
田執以斬入鹿倉山田讀表將盡鎌足促子麻呂子
麻呂畏縮不發倉山田手戰聲顫流汗沾背入鹿怪
問之對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中大兄恐其失機徑
入斫入鹿子麻呂等繼進遂殺之中大兄又遣巨勢
德太古討蝦夷蝦夷悉焚古今圖書珍寶而自殺
林恕曰蘇我氏歸異教專國柄弑崇峻立女主
治世三紀豐聰攝政白馬之經作堆赤烏之僧滿

朝舒明皇極之間蘇我氏累世之權殆欲亡
天宗幸有天智之英武鎌足之善謀而逆臣授
首其族殲矣而豐聰亦絕後然則好佛之福其安
在哉
關義寧曰馬子厩戶殺二皇子穴穗部及守屋勝海
終弑天子而興夷狄之法擅奸構以壽終于家當
此時猶無天也而今觀二子之子孫族滅而無遺
類則所謂人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者豈虛言
哉

五井純禎曰。佛法入漢。楚王英首好之。尋以罪誅。入三韓。百濟王首好之。乃為新羅所殺。入我邦。馬子父子首好之。馬子弒。崇峻帝其子孫皆謀逆。伏誅。儒教入我邦。菟道王首好之。孝友仁讓。藹然可觀。

禎曰。我朝外戚之專權。蘇我氏為始也。前朝寵馬子太過。遂至於使蝦夷父子謀僭逆矣。書曰。罔啓寵納。侮觀彼歷代外戚專權。宦官肆橫。藩鎮跋扈之類。皆其始啓寵以納侮者也。而其勢既極。則至

於不可圖焉。人君操縱之術。不可不謹其微矣。孝德天皇之立也。詔問治民之方。二年。戒諸國司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是歲。詔諸國作戶籍。置關防。斥候驛。郵且設鐘。及匱於朝。令言事者投書於匱。撞鐘告訴。詔諸國修兵備。又禁私賣地。及兼并貧弱。詔定葬制。禁殉死。罷市司。及津渡。諸征議。定禮法制。七色冠。定位十三階。五年。改制十九階。冠置八省。百官白雉。三年。定班田之法。

史論曰。氓之蚩蚩。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故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祖宗經國之制。至崇神始立矣。然猶有闕而未修者。孝德以慈儉為寶。日晏忘食。勤以自勵。大綱既舉。萬目畢張。懸鐘設匱。以求善言。是明四目。達四聰也。蠲市司津。濟之稅。是關市譏而不征也。至若建號紀元。置八省百官。造戶籍。禁兼并。辨上下。定民志。良規懿範。不一而足。如其戒國司之詔。富哉言

乎。此孔孟扶世立教之旨。而好儒之效。亦可觀焉。帝王之學。詞藝固非所貴。而要在經世化民。若帝者可謂真好儒術。至治之隆。求之前古。亦不可多得矣。

禎曰。天皇深崇儒術。銳意圖治。於是制度大備。綱紀悉舉。本邦之文物。於是為彬彬矣。蓋當此時。距皇祖千有餘年。風氣大開。氣運方盛。若日之將中。是其時也。唯義理之學未闢。是以雖曰好儒術。如其刻千體佛像。召僧尼二千餘人於禁中。而

讀一切經及燃二千七百餘燈有幾乎愚惑者亦義理未明之失也

又曰世有主太古之簡朴別創一道者其意以為本邦簡朴之風散而趨華靡淳厚之俗變而流詐偽者是先皇慕漢土文物之失也余謂為此說者其意善矣然其於天地之理則未達也試以一歲氣運言之春陽生物其初未暢達盛夏長育之燁燁乎美矣秋冬肅殺之氣至枝枯葉脫而後春意復生是一歲氣候之變化也天地之氣運亦然

其初也淳朴未散及風氣漸開淳變朴化而文明光華郁郁乎盛矣盛極而衰禍亂乃生亂極禍稔而後復其治是天地氣運之變化也故治亂盛衰則天地之氣運而人情趣向亦與時推遷是自然之勢也故聖人有通變之道隨時而變化其道不窮矣 孝德 天智之間實本邦氣運極盛之時也於是乎制禮法興文物燁燁郁郁以稱人情時勢亦氣運之自然也今欲使太古簡朴之風長無變人情趣向常如一則非天地自然之理也

大化五年。殺右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石川麻呂。馬子孫倉麻呂之子。誅入鹿有功。帝寵異任右大臣。賜以金策。至是其弟日向譖之太子。太子信之。遂奏帝。帝遣使問事之虛實。石川麻呂對曰。臣當造朝而面陳。帝又遣使問之。對亦如初。於是帝遣兵圍其第。石川麻呂逃入山田寺自殺。既而太子籍其家。得其所自記。始悟其冤。遂貶日向為太宰帥。

永井定宗曰。古之聖王行刑罰也。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致刑矣。是

人君所以重刑殺也。書稱罪疑惟輕。今帝以譖遽殺大臣。可謂過矣。然大臣亦不為無過。夫忠臣之仕于君。從義而不從君。帝過欲殺己也。速馳疾至。宜謝無罪。帝不容而後死。為未晚也。是乃不使君負殺不辜之名。亦可以保其身矣。大臣計不出此。使君得不君之名。亦輒亡其身。如大臣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

青山延子曰。石川麻呂與藤原鎌足誅入鹿有大功於王室。有罪猶宜宥之。况其無罪乎。而一旦信

磁胡華山太史公曰韓子後

讒戮及無辜。帝之於石川麻呂，何其慘礪少恩也。既悟，日向之讒，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而罪僅止貶竄。帝於是乎失刑也。

白雉五年冬十月，孝德天皇崩，皇極帝再踐祚，是為齊明天皇。

史論曰：女主臨馭，昉於推古而復位肇於皇極。後世上諡以分前後，蓋出於一時之議，而非萬世之通制也。皇極曰：孝德崩而皇太子在，宜嗣位焉。而皇極

再踐祚，何貪勢位之甚也。晚年窮極土木，得狂心渠之諂，宜矣。而後世上諡一帝有二諡，亦何義耶。死而後制諡，何得有二焉。蓋議者之過也。

天智天皇初稱葛城皇子，又稱中大兄，與中臣鎌足謀誅蘇我，入鹿有功。皇極帝欲傳位，固辭而止。孝德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及皇極帝重祚，仍在儲位。七年秋，帝崩于朝倉行宮。皇太子素服稱制，奉梓宮還難波。太子性至孝，服除未行，登極之儀。七年春正月，即天皇位。

林恕曰。齊明重祚。天智攝政。其教化光被。百濟威風震動。大唐其居諒闇。可以觀孝道。除喪登祚。政令正而四海治。至今有本朝中興之名。其徵時學。周公孔子之道。史稱學周公孔子之道于南淵先生之驗。於是可知焉。

史論曰。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勢將不利。于社稷。帝職居子弟。乃擇賢智之人。協心合謀。不動聲色。而手殲大慝。黼座之側。其功固盛矣。而其威亦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眇乎不省。

一則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孝德再則奉親生至尊之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而容與儲宮。若將終身。母帝崩。猶尚素服稱制。殯六年。而登祚。是其至孝篤讓。得乎聖質者。如此其美矣。有若虛成而無跡。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焉。

八年冬十月。中臣鎌足有疾。帝親臨其第。問病且問所欲言。鎌足曰。臣不敏。復何言。生而無勞於國。唯願死而薄葬。尋賜姓藤原。授大織冠。拜內大臣。是月鎌

足薨。鎌足為人忠亮，知莫不言制禮儀定律令，皆出其手。及薨，帝尤悼惜，臨弔賜賻。

永井定宗曰：內大臣歷事于孝德、齊明天智三朝而不貳，討入鹿之逆而安社稷，制官階定禮儀三朝善政多賴大臣之功也。然大臣以為未足盡臣職，遺奏薄葬，嗚呼！自古人臣有微功則誇其功，挾其勞無君為亂者多矣。故曰：小人有非常之功者，國不幸也。今大臣功冠群臣，猶以為未足，可謂知臣道者矣。

禎曰：大織冠功蓋一世，誰敢與之比者？而謙抑挹損，常不自足焉。宜貽福於後嗣，子孫蕃衍昌大，與皇室比隆而萬世無窮也。

十年九月帝不豫，十月病大漸，召皇太弟。

幼名大海，人在東宮。

七年屬後事，蘇我安麻呂密告曰：應對必加意。皇太弟乃知有內變，讓于皇子大友，請祝髮為僧。帝許之，賜以袈裟。皇太弟乃逃入吉野。於是立皇子大友為皇太子。十二月帝崩，帝好學能文，明習治體，興學校，制典禮，文物憲章，粲然可觀。規模宏遠，振古未有云。

青山延于曰。帝以不世出之資。誅逆臣。平國難。救社稷之將顛。創學校。制禮儀。垂典刑於將來。觀其任用。謙足終始。不疑君臣。遭遇雖漢。昭烈之於諸葛亮。茂以過也。武能戡亂。文能致治。自非英明之主。安能臻此哉。後世以帝為中興之祖。良有以也。

禎曰。帝至性孝順。恭儉為政。繼孝德之遺緒。禮文大備。固盛德之主矣。唯其因愛而遺義。至其病革而遽易儲位。遂以致內亂。是則帝之失也。

天皇大友元年壬申夏六月。大海人皇子稱兵于吉野。先是朴井雄君來告皇子曰。朝廷敕美濃尾張國司。差山陵役夫。令各執兵。臣以為非。唯為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也。又有人告曰。近江京至倭京。多置斥候。命菟道守橋者。遮留吉野舍人運私糧者。皇子令人廉之。果然。乃怒曰。吾之所以遁世者。本圖全身事勢。既然吾豈坐取亡乎。六月遣其將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等於美濃。差發兵眾。使大分惠尺等乞驛鈴於倭。留守司高坂王高坂王不聽。於是

皇子東行使伊勢國司三宅石牀等率兵五百塞鈴鹿山道京師大震帝發兵與吉野諸將戰連戰不利村國男依等進薄瀨田帝悉眾軍橋西將軍智尊率精銳為先鋒吉野兵冒矢以進守橋悉亂智尊怒斬退者不能禁也智尊戰死軍遂敗績大養五十君谷鹽手與村國男依戰于粟津敗死左右大臣群臣皆逃帝崩于山前時年二十五明年大海人皇子即位於飛鳥淨見原宮是為天武天皇

史論曰至壬申之事則舉世莫能辨是非大友

之鴻業鬱而不暢隱而不彰可勝歎哉天智臨崩託後事於皇弟而皇弟不受剔髮遁于吉野其志固不可測矣陵土未乾輒動干戈世徒以成敗論之故是非混淆而順逆倒置亦由舊史不以大友係統而以天武接緒故致此紛紜耳然天武之於舍人親王君父也不能直筆書之固亦宜矣

安積覺曰 天武帝背 天智之盟而虐取 大友之天下傳祚數世至 孝謙帝而 天武之統

絕矣。光仁帝以諸王登極方得復。天智之統自天智至光仁實十一世矣。蓋天智中興良主。三善清行。稱之為中宗以配。太祖神武天皇使之絕而無胤。則為善者沮矣。天定亦能勝人。其理固不爽也。

禎曰。天智帝之召皇弟而屬後事也。固辭而讓。皇子大友自請為僧而遁吉野。於是立大友為皇太子。帝崩太子承後則太子君也。皇弟臣也。而舉兵而敵朝廷則逆矣。其言曰。朝廷群臣將圖我。

吾豈坐待亡耶。向使皇弟之辭讓出乎忠誠而無迹之可疑。則誰敢圖之哉。其赴吉野人或曰翼虎放之也。其在吉野留從臣數人而與之居。蓋有不逞之心。見乎幾微者。是以朝廷群臣亦疑而備之也。皇弟若實無貳心。則單身詣闕。明其赤心可也。不然則愈益遠。遯滅迹而已矣。舉兵而向闕焉。能免為逆乎哉。

或曰。天皇崩皇嗣未即位而崩。則不得列皇統。本邦舊有例。大友雖承天智之後。未及行即位。

之禮而壬申之變起。大友亡。天武即位則是天武宜繼天智而大友不得為正統也。曰如子之言則齊明帝崩天智稱制六年而後即位。後柏原帝立二十年。後奈良帝立十年而後皆行即位禮。此數天子皆多歷年所而後即位。若未及行即位之禮而崩則是皆不得為正統。而其間皆為虛位乎。曰是恐不然也。曰然則大友以皇太子承父後奉劔璽立朝廷稱制踰年則其宜列皇統亦何疑哉。

天武天皇九年立皇子草壁為皇太子。朱鳥元年天皇崩。皇后臨朝稱制。是為持統天皇。三年太子薨。太子有子曰珂瑠尚幼。天皇將立皇子高市為皇太子。高市又薨。天皇會百官議建儲。眾議紛紜久而不決。葛野王進曰。開國以來子孫相承以登帝位。若兄弟相及亂之所由生也。今聖嗣自定固不可易矣。弓削皇子將有言。葛野叱之乃止。帝嘉之遂立皇孫珂瑠為皇太子。是也。文武帝。

藤井臧曰。葛野王其知禮乎。專勸君以貴嫡。賤庶。

公儀仲子魯之同姓也禮只魯人之知
禮者通于死至通孫而後禮也
檀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孫也
右禮之免以孫而立孫也
為之長子也子舍孫而立孫
儒以不孫或以不孫而立孫
皆未可也否則以不孫而立孫
如大王傳位於子歷之意也
而求正非又子也辨以示之
孰知舍孫立子之為水乎
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
謂太祖曰汝之為君也當傳位
予予曰傳於誰王曰傳於何
昭憲有長君社稷之福也
君王太祖長身
秦王太祖次身
後昭太祖長子

之義昔者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
居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
膾而立衍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
子孔子曰否立孫葛野王蓋暉乎此義故斷然請
立珂瑠非知禮者乎又按宋昭憲太后遺命太祖
舍其子而立晉王光義後來趙普等以為太祖誤
矣我持統太后則異於此聽眾議而能察其是
非定皇嗣而不惑於嫡庶可謂明矣夫定國本莫
先於明嫡庶之分分明則絕覬覦之路杜僭忒之

源使夫佞巧之姦無起不軌之念國其不寧乎若
夫擇賢相傳而不拘嫡庶則或有矣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正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賀百
官班列蕃客陪位設建儀仗文物之美大備二月丁
巳始釋奠先聖先師於大學寮
史論曰方帝之時淳朴未散而文明漸開譬猶
春化之新敷陽曦之將中釋奠於國學興隆儒教
大寶元會之儀文物大備而帝徽柔懿恭恩信
被於下民薄海內外無有所虞蓋其不治極盛之

時歟。此雖由帝天資之美，而亦孜孜學術之力也。

永井定宗曰：應神世，直岐王仁二子始傳經典，蓋本邦之儒祖也。而未有釋奠。今帝始祀孔子，於是天下知重儒道，後世不缺此禮。帝之於名教，其功偉哉。

大寶二年，太上皇統持崩，明年火葬於飛鳥岡。青山延于曰：夫喪親之終，孝子之所盡心也。故聖人為之衣衾，為之棺槨，殯殮之葬，埋之又為之祭。

祀之禮，事亡如事存，所以使為子者盡心也。自佛法東流以後，始有火葬之事。雖天子之尊，歷世行之，况庶人乎？夫生而事之，死而焚之，是刑其屍也。有人子之心者，安忍刑父母之屍哉？然流俗相承，恬不知怪，以謂為其親滅罪甚哉，其惑也。禎曰：先是僧道照死而火葬，是始作俑者也。當此時，世人滔滔信佛，不敢知其非。以文武之賢明，猶為之而在廷，大臣亦莫敢諫之者。嗚呼！以萬乘至尊，死而焚其屍，誠可慘矣。亦信佛之禍也。

慶雲三年帝不豫欲禪位於其母阿閉皇女固辭不受明年六月帝崩群臣奉遺詔固請即位於是皇女即位是為元明天皇在位八年傳位於冰高內親王內親王立是為元正天皇在位九年禪位於皇太子聖武帝

史論曰 文武臨崩 聖武尚幼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請 元明攝行萬機至和銅末 聖武立為皇太子年既長矣宜傳天位而詔旨謂年齡幼穉未堪負荷大業廼禪位於 元正逮皇太子親

庶政然後 元正傳之皆出於天理之公而非有一毫之私其意以為君者民之司牧也豈可使幼弱任主莅其職哉其公天下之心無可疑故能致雍熙之化度越 推古 持統之治上之所以仁漸義摩下之所以家給戶足凡在人主皆所難能而母儀之德君臨之業可謂偉矣 元正帝受元明之禪弗敢逸豫宵衣旰食悉心民瘼飢則賑之疫則藥之免調免役以至免天下之租而惠鮮鰥寡表旌孝義每有災異戒慎恐懼以求直言極

諫嘉謨美績。史不絕書。蓋一代之良主也。凡元明元正二帝。內行端潔。至誠惻怛。和煦及物。恭儉仁恕。出於天性。既富既庶。四海乂安。用能致邳隆之治。雖謂之女中堯舜可也。後之人主。能體二帝憂勤之心。則大日靈貴。照臨宇宙之德。亘萬世而無虧矣。

禎曰。託孤寄命。如伊尹周公。則可矣。若附託非其人。則權歸大臣。威福一去。君而竟難復也。自古姦臣專威權者。皆欲立幼主。以其利於己也。故君死

孤幼之際。誠可慮之時也。文武崩時。太子幼弱。是以隨推古皇極之例。遺詔請母后踐阼。元明帝亦以太子尚幼。傳位於元正帝。皆擇賢以讓位。以固皇基。蓋庶乎得時之權者歟。但文武以子禪位於母。其事不順。不如直傳諸元正之愈矣。

元正天皇靈龜元年冬。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在貨食。故男勤耕耘。女脩織紉。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耻之心。刑措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

治ニハタミツ
ミケレテ

凡厥吏民豈可不勗歟。養老五年三月詔曰。朕君臨四海撫育百姓欲家家貯積人人安樂頃者旱澇不調農桑有損遂使衣食窮乏致有飢寒言念茲良增惻隱今減課役用助產業其左右兩京及畿內五國並免今歲之調自餘七道諸國亦停當年之役。六年七月詔曰。朕以庸虛紹承鴻業克己自勉未達天心是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宜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種晚禾蕎麥及大小麥藏置儲積以備年荒八

盡德到切而後也

高毒化者也。列子高之毒之。高謂呂其形。其西謂成其。贊

澍。暗雨。生萬物。又曰。澍。雨。コキア

月詔曰。聞今年少雨禾稻不熟其京師及天下諸國當年田租並宜免之。七年二月詔曰。乾坤持施。燾載之德。以深皇王至公。高毒之仁。斯廣然則居南面者必代天而闢化儀。北辰者亦順時以涵育。是以朕巡京城遙望郊野芳春仲月草木滋榮。東候始啓丁壯就隴畝之勤。時雨漸澍。蟄蠢有浴灌之悅。何不流寬仁以安黎元。布涼化而濟萬物乎。宜給戶頭百姓種子各二斛。布一常。整一口令農蠶之家永無失業。

國史纂言 卷之二
三
賴襄曰。天智畫一之政。天武以還。經於持
統。文武。元明。元正。而莫之或更。率由其舊。
而倍修治之。課牧宰禁姦利。通言語。明軍政。正度
量。覈律令。其記於策者。班班然可按也。而其大者
在於保民而已矣。民之於君。猶水之於魚。土之於
木也。故保民乃所以自保也。國朝之定租稅。已輕
於二十取一矣。而列朝之政。有水必減。有旱必蠲。
有疾疫興。作軍旅。必給復之。其逋租積欠。在十數
年之前者。時出令除免之。懃懇如此者。不徒垂恩

以結其心也。不如此。則民力薄。民力薄。則國本弱。
欲強其本者。必培而沃之。有根斯有枝。有民斯有
君。列聖之所為。亦察於此爾。抑雖後世之君。非
不欲保民也。無奈國用不足也。故欲保民者。必自
儉。不特自儉也。以此率人。所以上下俱給也。
禎曰。帝以政治之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在食貨。
下詔而勤民耕織。又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設儲
蓄。以備年荒。可謂知務矣。至旱澇違時。年穀不熟。
則惻然責己。除田租。免課役。以恤百姓。可不謂盛

德之事哉。觀其養老七年之詔。實見至公至仁。與天地同流之氣象。其巡京城而給百姓種子。即省耕而補不足之舉也。史家稱以女中堯舜。蓋亦非過論矣。

養老五年。地連震。乃詔曰。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文武庶僚。自今以往。若有風雨雷震之異。各宜極言忠正。

二月。日暈如白虹。召左右大辨。及八省卿等於殿前。詔曰。朕德菲薄。導民不明。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身居

紫宮。心在黔首。非委卿等。何化天下國家之事。有益萬機。必可奏聞。如有不納。重為極諫。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又詔曰。去年災異之餘。延及今歲。風雲氣色。有違于常。朕心恐懼。日夜不休。聞之舊典。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謹責以示咎徵。或有不善。致之異。今群臣位高。任大。豈得不罄忠情乎。其有政事不便。事悉陳。無諱。直言盡意。無有所隱。朕將親覽。

禎曰。帝屢下詔。以求直言。極諫。知為君之艱。以

天下為己責者也。其遭災異，恐懼自責，求言深切，篤至，皆可以為後世人主之法矣。

養老五年詔曰：凡膺靈圖，君臨宇內，仁及動植，恩蒙羽毛。故周孔之風，尤先仁愛。李釋之教，深禁殺生。其放鷹司、鷹狗、大膳職、鷓鴣、諸國雞猪，悉放本處，令遂其性。從今而後，如有應須，先奏其狀，待勅，其放鷹司、官人等，且停之。

六年詔曰：陰陽錯謬，災旱頻臻，由是奉幣名山，奠祭神祇，甘雨未降，黎元失業。朕之薄德，致此歟。百姓燹

鷓鴣同鷓鴣 鷓鴣 水

可令掩骼埋胔
注音枯曰骼 肉腐曰胔
叔文 肅骨曰骸 有肉曰骨

萎甚矣。宜大赦天下，令郡國司審錄冤獄，掩骼埋胔，禁酒，斷屠高年之徒，務加存撫。自養老六年七月七日以前，流罪以下，繫囚見徒，咸從原免。其八虐劫賊，官人枉法受財，強盜竊盜，故殺人，私鑄錢，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例。

禎曰：帝屢大赦天下。又詔令放鷹狗、鷓鴣、雞猪之類者，雖或出於釋氏之慈，然亦其至性惻怛之所發。愛民而後及禽獸者也。與齊宣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異矣。

養老二年四月筑後守道首名卒首名少治律令曉
 習吏事其為筑後守攝肥後事勸勵生業教督耕種
 至植菜菓養雞豚曲盡事宜時時躬按行有不遵教
 者輒譴責之老少竊怨罵之及收入莫不悅服又興
 陂池以廣灌溉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皆是
 也人蒙其利故言吏事者咸以為稱首及卒百姓祠
 之

禎曰昔鄭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

表公三十年左傳
 褚之注褚蓄也奢侈為畏
 後故高敬

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
 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首名治民勸之生
 業曲盡事宜民初歎其勞而怨之後享其利而悅
 之是與子產之從政皆是盡誠以治民不違道以
 求譽者也大抵世之為吏者因循姑息以悅民以
 求一旦之譽是其實功不至於民者多也如首
 名誠可以為為吏者之模範矣

四年漆部司令史丈部石勝坐盜司漆當流其子祖
 九年十二安頭九歲乙丸七歲詣闕請曰父石勝家

後漢黃琬字子琰少辨慧
七歲時祖夏禮為潯陽太守
日食蝕以狀問太守問何食
多乃禮未可知况琬在傍曰
何不食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後大驚即以其言為詔而
深奇之

貧為養兒輩故盜司漆因得罪今將投遠方冒死伏
請我等三人沒為官奴贖父罪帝感其孝志特命釋
石勝

藤井臧曰幼而智過人者晉王戎漢黃婉唐孔穎
達王勃之類自古為不尠也然至孝動人如後漢
長孫慮輩則固不易得矣能使其父免嚴刑兄弟
不轉溝壑我丈部氏之子其庶幾乎三兒皆同可
以觀氣類矣
禎曰赦有罪者非善政古人譏之矣然如釋父之

罪以褒賞其子之孝節亦足以風勵一世民俗則
察其實情而時為之可矣丈部氏之三兒幼弱欲
沒身以贖父罪其至性最可愍也况其罪非大辟
極刑乎

聖武天皇神龜二年詔曰朕以寡薄嗣膺景圖戰戰
兢兢夕惕若厲懼一物之失所睠懷生之便安教命
不明至誠無感天有星異地顯動震仰惟災眚深在
予昔殷宗脩德消雉雉之災宋景行仁弭熒惑之異
遙瞻前軌寧忘誠惶宜令所司度三千人出家入道

并左右京及大倭國部內諸寺一七日轉經憑此冥福冀除災異

四年八月甲申勅皇太子寢病經日不愈自非三寶力何能解脫患苦敬造觀世音菩薩像一百七十七軀并經百七十七卷禮佛轉經一日行道緣此功德冀得平復又勅可大赦天下以救所患九月丙午皇太子薨

禎曰帝每遭災異必下詔而責己賑恤百姓存慰鰥寡憂慮疾病又屢大赦天下歲必至數次蓋

雖出於釋氏之慈然亦皆至性惻怛之所發必非飾情以求虛譽者也然屢赦罪而犯罪者益多數度僧尼而游民日繁造佛像建寺塔費財不訾皆無益於國家而貽害於後世蓋信佛之惑也孔子曰好仁而不好學其蔽也愚嗚呼人主不明乎義理之學雖有仁慈之心不免愚惑之蔽亦可惜哉天平元年春二月殺左大臣長屋王王高市皇子之子好文詩多交游有告其私學左道陰謀不軌即夜發兵圍其第明日遣舍人親王及藤原武智麻呂鞠

問賜死坐流七人

賴襄曰。聖武之為太子。舍人新田部二親王。竝以祖叔父輔佐之。稍習聽政。然後元正禪之位。豈非謂其已堪負荷矣哉。然即位未周。月輒事巡遊。當是時。太白數晝見。蝦夷叛。發九國兵伐之。將帥未復命。而車駕復南矣。所以消災異者。讀經度僧而已矣。長屋王之獄。發於倉卒。不讞而決。僧玄昉出入兩宮。醜聲聞外。而無或誰何則。帝之不君。柔暗不待智者知也。獨怪二親王久居輔儲之

任及其未立。必睹其不君之質矣。何不白。元正廢昏立明。哉不能睹其不君乎。不明也。睹其不君而不能決廢立乎。不斷也。豈其衰邁耄耆不能有為邪。抑勢有不可也。何者。帝者藤原氏之出也。鎌足之勲在於社稷。不比等歷事四朝。身生二后。朝廷崇寵之而為。帝之大援。所以不可搖焉。烏知非長屋王之賢。嘗擬易儲。咸畹所諱。而讒間入之哉。故將兵圍其第。就而窮治者。皆不比等之子也。而二親王不敢為別白焉。其事情可見也。是君

咸畹國威。宋史李處士傳。咸畹咸畹之貴。

權所以漸下移。非待文德清和而然也。

十一年十一月。藤原廣嗣反。伏誅。廣嗣。宇合之子。有

文武才幹。初。僧玄昉為僧正。居內道場。寵遇日盛。屢

稱說法。近侍皇后光明子。頗有醜聲。聞於外。廣嗣惡之。

又與吉備真備不協。上表請斥二人。帝不納。廣嗣妻

有姿色。廣嗣赴任太宰府。時為太宰少貳。留居京師。玄昉欲

姦之。妻告之。太宰府廣嗣聞而大怒。至是遂反。朝廷

遣大野東人等討之。東人等擊廣嗣軍破之。廣嗣奔

松浦。官軍追禽。併其弟綱手斬之。

史論曰。甚矣佛教之為蠹也。藤原皇后。伉儷至尊。

宜正坤儀。以嚴帷薄。顧乃置內道場。延僧玄昉。而

寵之中。毒之言。不可道也。至尊恬不之省。縱其所

為。其故何耶。託之佛而掩其迹也。

永井定宗曰。玄昉恃榮寵之盛。恣淫惡。以穢宮闈。

以犯佛戒。廣嗣上表請斥之。固宜矣。而天皇信

淫浮屠。不敢正治體。却殺廣嗣。可謂失為君之明

矣。然廣嗣亦有罪。夫臣之於君。有過則諫。諫不聽

則或死。或去。未聞諫不容而反者。此舉也。君臣兩

曰名好更在中秘府
世宗徽令

失之矣

孝謙天皇寵藤原仲麻呂天平寶字元年始置紫微
內相以仲麻呂任之二年進太保賜姓惠美改名押
勝字曰尚舅更給功封功田四年進為太師五年五
月賜帶刀資人六十人道前一百人其冬夏衣服皆
官給之八年押勝謀反事覺詔削其官位命藤原藏
下麻呂將兵討之押勝眾潰石村石楯禽押勝斬之
餘黨悉平
押勝既誅僧道鏡寵幸日盛天平神護元年為太政

大臣禪師使文武百官拜賀二年授之法王位法王
月料準供御於是道鏡乘鑿輿服食一擬天子神護
景雲四年上幸由義宮道鏡進異味因得疾百餘日
崩

禎曰小人之心中貪利而無厭其未得之也邪媚百
端莫所不至焉及其既得之也未嘗以為足極驕
侈擅威福竟至圖不軌矣是以自古人主寵臣甚
過而不被其禍害者罕矣彼漢唐以後人主喪身
亡國者多以此有國家者可不戒慎哉

天平勝寶八年廢皇太子道祖於是召群臣議儲嗣
藤原仲麻呂欲立舍人親王之子大炊帝方嬖仲麻
呂因從其言右大臣藤原豐成以為先皇遺詔立道
祖王為太子豈可廢哉諫諍弗聽遂立大炊為皇太
子天平寶字二年傳位於皇太子是為廢帝八年仲
麻呂謀反伏誅上皇乃廢帝為淡路公

禎曰立嗣者大事也故古者重之夫冢嗣承宗廟
社稷之重者也禮為冢子斬衰三年其重如此故
立之之道不可不謹矣 孝謙以仲麻呂寵幸之

故違先皇之遺詔戾大臣之諫諍廢太子而更
立大炊出於一時之私愛者也宜矣仲麻呂死而
嗣君之廢也 孝謙以私愛憎奪皇位亦以私愛
憎欲與之於匪人微清麻呂之徒忠直之言則天
下不亦危乎

道鏡恃寵橫肆神護景雲三年太宰府主神阿曾麻
呂媚附道鏡託八幡神教上言曰禪位於道鏡天下
太平帝使和氣清麻呂奉幣詣宇佐而受神教臨發
道鏡厲色曰大神欲令我即帝位故使卿請命予登

作則卿為台輔耳。既出路，豐永遇之于塗，謂清麻呂曰：「道鏡若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乎？」吾與二三子為伯夷耳。清麻呂深然其言，遂詣宇佐，祝禱通宵，歸復命于朝曰：「臣親受神教曰：我邦開闢以來，君臣分定，以臣為君，未之有也。道鏡敢覬覦神器，悖逆無道，天位必立皇緒，帝默然，百官失色。道鏡大怒，解其本官，為因幡員外介，未之任，追咎其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名穢麻呂，流于大隅。」

史論曰：所貴乎忠，較之士者，以其不為利，回不為

唐魏元忠別天時名初也
 張易之為張柬之之官玄暉
 等所誅

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方僧道鏡之覬覦神器也，兇敵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清麻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

藤井臧曰：清麻呂之得罪，與唐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謫嶺表，略相類。而道鏡威權之重，非易之比。清麻呂豈初不知言出禍隨，為天下忘其身，不敢曲一言，嗟乎忠哉！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此

之謂乎。

賴襄曰。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廬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為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眾之觀。而不耻也。吉備真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

味至大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淫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為法王而不耻也。觀此二人之所為。可以推其他矣。夫以赫赫天朝。祖宗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為倚賴也。禎曰。神之所以教清麻呂。果然與否。則其事隱微。

吾不敢知之也。唯道鏡覬覦神器，悖逆無道，不可不為邦家峻拒之。是清麻呂之所以忘身而抗言不敢諱也。

神護景雲四年八月，高野天皇崩。孝謙重祚，後史稱曰高野天皇。左大臣藤原永手、右大臣吉備真備、近衛大將藤原藏下麻呂等，與從四位上藤原百川、定策禁中稱奉遺詔，迎天智帝孫白壁立之，是為光仁天皇。徙道鏡下野國，為造藥師寺別當，流其弟弓削淨人於土佐，召和氣清麻呂還京。

林恕曰：孝謙踐祚，讓大炊王而又奪之，與唐武曌於中宗同日之談，而淡州之廢，猶彼在房陵也。奈良麻呂之切齒，其家雖覆，其志可以察焉。天平元年，橘奈良麻呂憤帝寵仲麻呂，私謀廢立，事覺，下獄。蓋徐敬業之亞匹乎。押勝之寵，道鏡之奸，其醜雖懷，義易之昌宗，不可過之。時有永手、百川，頗類狄張之徒。故道鏡竄死，而立焉。天命果歸正者乎。賴襄曰：宜乎藤原氏之比隆於王室也。我王家一

危於皇極兩傾於孝謙而匡正之者皆藤原氏微鎌足雖有天智誰翼戴之微百川雖有光仁桓武誰定其策哉其後又有基經焉而光孝字多得立焉此五君者皆克復大業澤浹後世謂之中宗高宗上接於神武無愧焉者而藤原氏援而立之其功豈不偉哉有功斯有報宜乎其與王室比隆也如此五君則槩非其出也而其殷殷運謀効力於此者豈非其心以宗社為憂公且誠者也邪天下之事非公且誠不能成也况

當其事之艱難危疑以不公不誠處之雖有才略智勇安能濟乎

巖垣松苗曰光仁之不忍誅道鏡則可謂仁孝乎惜當時大臣不能以道鏡至祖宗廟數其罪而後正刑可以為萬世之遺憾也

靈龜二年阿部仲麻呂為遣唐留學生時年十六入唐學問易姓名曰朝衡玄宗授左補闕為儀王友遷秘書校書後至秘書監兼衛尉卿勝寶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至唐唐主命仲麻呂接之及清河還仲麻

呂欲與俱歸尚書右丞王維為詩并序送行包佶趙
驊等皆贈以詩既而至明州與唐人別海上遭風漂
安南唐朝傳以為仲麻呂溺死翰林供奉李白作詩
哭之仲麻呂與清河復入唐唐上元中擢左散騎常
侍安南都護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戶大曆五年正月卒于唐年七十代宗
贈潞州大都督實我寶龜元年也

史論曰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受
官爵是蔑祖先而二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眩

蓋
款
美
也

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豔其為唐廷文士所推獎
過矣

國史纂論卷之二終

